

陳之佛工筆花鳥畫集

Chen Chih-fo's Fine-line Paintings

陳之佛工筆花鳥畫集



甲午年夏五月雲翁陳之佛製



陳之佛工筆畫集

繪著者 陳之佛

發行人 何恭上

發行所 藝術圖書公司

地 址 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283巷18號

電 話 (02) 362-0578 • (02) 362-9769

傳 真 (02) 362-3594

郵 撥 郵政劃撥0017620-0號帳戶

分 社 台南市西門路1段223巷10弄26號

電 話 (06) 261-7268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台業字第1035號

製 版 恆久彩色印刷製版公司 971-3828

印 刷 大成美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61-4151

定 價 380 元

再 版 1990年10月23日

654
Chih-fo's
Fine-line
Paintings

陳之佛工筆花鳥畫集

陳之佛畫集
藝文印行

Art Book Co., Ltd.
藝術圖書公司印行

Chen Chih-fu's Fine-line Paintings

**Publisher: Ho Kung-shang
Published by ART Book Co., Ltd.**

**First Edition: 1990
All Right Reserved**

**Address: NO. 18, LANE 283, ROOSEVELT ROAD, SEC. 3,
TAIPEI, TAIWAN, R.O.C.
TEL: (02) 362-0578 • 362-9769
FAX: (02) 362-3594**

**Price: US
Printed in Taiwan**

Chen Chih-fo's Fine-line Paintings

陳之佛工筆畫選

目 錄

- 4 ● 工筆花鳥畫再開新機的陳雪翁 張光賓
6 ● 吾父畫家陳之佛 陳嗣雪口述 蔡文怡整理
8 ● Master of Exact Brushwork Flowers and Birds Painting, Mr Chen Zhi-fo(chih-fo)

- | | | | | | |
|----|------|--------|----|------|--------|
| 9 | ● 一 | 、梅樹棲雀 | 44 | ● 三六 | 、寒梅凍雀 |
| 10 | ● 二 | 、雪裡野鴨 | 45 | ● 三七 | 、青松白鷄 |
| 11 | ● 三 | 、丹荔白鸚 | 46 | ● 三八 | 、榴花群鴿 |
| 12 | ● 四 | 、桐蔭哺鷄 | 47 | ● 三九 | 、早春 |
| 13 | ● 五 | 、荷花蜻蜓 | 48 | ● 四〇 | 、薔薇白鴿 |
| 14 | ● 六 | 、瓜花紡織娘 | 49 | ● 四一 | 、群雞圖 |
| 15 | ● 七 | 、老梅 | 50 | ● 四二 | 、薔薇白雞 |
| 16 | ● 八 | 、茶梅小鳥 | 51 | ● 四三 | 、荷花鸞鷲 |
| 17 | ● 九 | 、綠竹群雀 | 52 | ● 四四 | 、荔枝壽帶 |
| 18 | ● 十 | 、秋荷雙燕 | 53 | ● 四五 | 、玉蘭鸚鵡 |
| 19 | ● 十一 | 、石榴小鳥 | 54 | ● 四六 | 、竹林靜趣 |
| 20 | ● 十二 | 、紫薇蜜蜂 | 55 | ● 四七 | 、雪裡茶梅 |
| 21 | ● 十三 | 、梅花鸚鵡 | 56 | ● 四八 | 、蕉蔭藏小鳥 |
| 22 | ● 十四 | 、東籬秋色 | 57 | ● 四九 | 、芙蓉翠鳥 |
| 23 | ● 十五 | 、月雁 | 58 | ● 五〇 | 、芙蓉幽禽 |
| 24 | ● 十六 | 、秋塘露冷 | 59 | ● 五一 | 、梅花群雀 |
| 25 | ● 十七 | 、竹雀 | 60 | ● 五二 | 、花蔭覓食 |
| 26 | ● 十八 | 、歲朝雙艷 | 61 | ● 五三 | 、初夏之晨 |
| 27 | ● 十九 | 、荷花鵲鴿 | 62 | ● 五四 | 、花梢雙禽 |
| 28 | ● 二〇 | 、鵲鴿粟穗 | 63 | ● 五五 | 、櫻花小鳥 |
| 29 | ● 二一 | 、秋菊白鷄 | 64 | ● 五六 | 、睡鴿 |
| 30 | ● 二二 | 、蘆花雙雁 | 65 | ● 五七 | 、鳴喜圖 |
| 31 | ● 二三 | 、白芙蓉 | 66 | ● 五八 | 、辛夷桃花 |
| 32 | ● 二四 | 、芙蓉黃蜂 | 67 | ● 五九 | 、秋圃一角 |
| 33 | ● 二五 | 、秋荷鵲鴿 | 68 | ● 六〇 | 、瑞雪兆豐年 |
| 34 | ● 二六 | 、秋荷白鷺 | 69 | ● 六一 | 、春江水暖 |
| 35 | ● 二七 | 、薔薇雙鷄 | 70 | ● 六二 | 、紅梅白鸚鵡 |
| 36 | ● 二八 | 、梅樹白鷹 | 71 | ● 六三 | 、和平之春 |
| 37 | ● 二九 | 、白翎朱實 | 72 | ● 六四 | 、松齡鶴壽 |
| 38 | ● 三〇 | 、斗雀 | 74 | ● 六五 | 、梅鶴迎春 |
| 39 | ● 三一 | 、桐枝棲鳩 | 75 | ● 六六 | 、春燕與鸞鷲 |
| 40 | ● 三二 | 、槐蔭雙鳩 | 76 | ● 六七 | 、登高遠眺 |
| 41 | ● 三三 | 、海棠壽帶 | 77 | ● 六八 | 、鶴壽圖 |
| 42 | ● 三四 | 、露冷風靜 | 78 | ● 六九 | 、海棠綉眼 |
| 43 | ● 三五 | 、秋實引禽 | 78 | ● 七〇 | 、春朝鳴喜 |

陳雪翁的工筆花鳥畫

張光賓

陳之佛，號雪翁，浙江餘姚人，寄寓南京，生於清德宗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卒於民國五十一年壬寅。年六十六歲（一八九六一一九六二）。杭州高等工業專科學校染織科畢業後，留學日本六年，畢業於日本東京美術學校，習圖案及美術理論。歸國後歷任上海、廣州、南京各大專學校美術科系教授，抗戰時國立藝專校長等職，為我國應用美術的先驅。三十五歲後，致力於工筆花鳥畫的研究與創作，又成為繼往開來的卓越花鳥大家。畢生為現代藝術教育貢獻心力，作育不少人才，其個人的德行修養、繪畫成就，無一不值得後來者欽敬和效法。

雪翁待人誠懇謙和，平易近人；治學精勤恒毅，嚴謹踏實。凡是接近他的人，都會因他仁厚慈藹而如沐春風，受教於他的人也莫不為他敬謹恒毅的精神而感悟。民國卅一年（一九四二）秋間，余於國立藝術專科學校肄業，適雪翁受命出長校務。這是杭州、北平兩藝校戰時合併以來，最後一次遷校，校址選定在沙坪壩對岸磐溪黑院壩，與中央大學藝術系僅嘉陵江一水之隔。雪翁主持校務一年有半而辭職。但余在藝專求學三年之中，公私場合瞻對既多，偶爾亦隨同學至其沙坪壩寓所，觀覽作畫，故能親炙風儀，歷久而難忘懷。

花鳥畫自盛唐以來，漸從織繡、道釋人物或建築等之裝飾陪襯地位蛻變出來，獨立發展，由薛稷而邊寬即正式成立。晚唐五代經刁光胤、滕昌祐傳至西蜀，黃筌親承兩位畫家指授，而其子黃居寶、黃居實則更使之發揚光大。至北宋黃居實供奉內廷，成為翰林圖畫院的最高宗師源自京兆一派花鳥的正傳至黃筌父子乃達登峯造極之境；凡勾勒設色、折枝寫生、水墨花竹，種種技法，都在此時臻於成熟風格偏於穠麗華貴，勾勒筆跡亦每為重色所掩，題材範圍多屬宮苑珍禽異卉、奇葩怪石，發展而成北宋早期院畫的主流。江南徐熙師承不明，以布衣終其生，具有兩種不同的作風。一「落筆為格」，不以「傳彩暈淡細碎為功」，即注重筆墨骨法，傳彩率略；一為富有裝飾圖案意味的「裝堂花」或「鋪殿花」。徐熙的孫子徐崇嗣世其家學，亦兼受黃氏的影響，嘗作沒骨花卉，後世或誤以為沒骨花卉之祖。徐氏「墨骨」一派盛行江南，當五代孟蜀與南唐互通聘的時候，黃派亦或影響江南。在以重色為主的時代風尚中，彼此間差異並不顯著；惟題材、意境上則判然有別。所謂「黃家富貴，徐熙野逸」，所處的環境不同，精神修養互有所受，乃自然而然地流露在作品中。迨後崔白紹述徐派，與其弟崔慤一同進入內府，使原為黃派獨尊的畫院風格為之一變。稍後吳元瑜、趙佶（徽宗）實自崔白以後兼融徐黃二體，是為北宋工筆花鳥畫鼎盛時期。自後水墨花竹與寫意

花鳥代興，工筆花鳥日漸式微。元明以後，雖然代有傳人，不絕如縷，如南宋錢選，元人王淵，明之邊文進、呂紀，清之藍濤、惲壽平、鄒一桂，或工於花卉，禽鳥未必精善，或善於骨法用筆，而傳色未必協調雅韻，泰半偏而不全。

雪翁的工筆花鳥，可以直登北宋堂奧，承嗣徐、黃的優良傳統，更博涉元明諸家，如錢選、呂紀、陸法、惲南田輩，取精用宏，更參以寫生技法，獨出機杼，創立清新雋逸的典雅風格，使傳統工筆花鳥再向前邁越一步。他的畫所表現的特徵，有以下數端。

一、創作謹嚴，筆墨精妙：雪翁的畫無論巨幅小品，皆經審慎構思，謀定而後落墨，件件筆精墨妙，刻畫入微。從形象到色彩，從整體到細部，始終一致，絲毫不懈。故所狀之物，雖精雕細琢，不減生趣，謹細而簡括多姿，真可謂「神完意足」，無一筆不見生動自然，無一處不見工力。他反對浮華取巧，主張從傳統基礎上下功夫，但絕不為古人的奴隸，墜於摹古的老套。充分運用白描寫生等技法，創造物象，更益以書法逸勁婉秀的用筆。所以他的工筆畫，有宋元人的筆墨韻致，現代人的表現精神。

二、傳彩清麗，幽雅雋逸：花與鳥原是自然界中，最多采多姿的，形形色色，姹紫嫣紅，燦爛奪目。如何使一幅畫面統一協調，恰到好處，令人一見即覺心神愉悅，必須出之以高度的藝術手法和精神修養。雪翁憑其數十年從事工藝美術創作的經驗及對古人作畫設色的充分體認，結合精鍊細緻的手法、無論穠麗或淡粧，總表現得清新典雅，雋逸華滋。如「玉蘭鸚鵡」、「榴花羣鴿」、「雪裏茶梅」、「白翎朱實」，盡屬紅白對比，在他巧妙的點染下，至為調和，於虛靜幽邃中，煥然出熱烈的生機。又如「老梅」、「荷塘鸞鷺」、「白芙蓉」、「桐枝栖鴉」等題材，或以淡墨暈染，或純青綠色調，襯出白色花朵，明靜柔和，幽然深遠，尤為難能可貴。

三、胸懷高雅，寓意白雪：雪翁胸懷坦蕩，純樸雅潔，此種情操，每托物自喻。他的畫中寫「梅」，占有極大比重，又自號「雪翁」，而畫「雪」更是普遍至極；如「雪梅」、「雪雁」、「雪中野鴨」、「雪裏山茶」不一而足。由愛雪引申而善用白粉，塑造形象，如白梅、白荷、白玉蘭、白芙蓉、白鶴、白鴿、白鷄、白鷹等等，在他靈秀的筆下，栩栩如生，幽雅絕倫。

雪翁行楷書頗為清秀，偶見題畫詩句亦高雅雋永，惜不多觀。畢生致力於工藝美術教育，四十年如一日，更在工筆花鳥方面有非凡的成就，而其所遺留於世的名作，當永垂不朽。

七十一年七月九日於外雙溪

我的父親陳之佛 工筆花鳥畫大師

陳嗣雪

我的父親，陳之佛先生，本名杰，號雪翁，西曆一八九六年生於浙江省餘姚縣澚山鎮，西曆一九六二年卒於南京，享年六十六歲。

藝術界談論中國近代的圖案畫發展，或研究中國近代美術史時，幾乎沒有人不提到父親的貢獻與成就。

父親是近代工藝美術的先驅，工筆花鳥畫大師，藝術教育家，終生為現代藝術教育而貢獻心力。

身為父親的長女，同時也是他執教中央大學時的學生，將二十餘年來隨侍身旁所領受的身教、言教的回憶寫出來，以幫助大家認識這位藝術家。

他生長在一個農商社會的舊式大家庭中，他們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三，天資最為聰慧，小時候讀書年年名列前茅。

可是家裡對於子弟讀書一事並不重視，甚至還覺得讀書浪費金錢與時間，年輕人嘛！能學得一技之長乃是上策。在這種環境之中，父親自然格外珍惜讀書求學的機會，在我小時候，父親常常喜歡提及他能繼續求學的故事。他說：「我最最感激我的二伯父，他曾是清朝進士，有一天他和我父親說：『這孩子如此聰慧過人，是讀書的上材，應該讓他繼續求學，他不讀書，何人才配讀書呢？』就是二伯父的一句話，改變了我的前途。」

實用美術的播種者 提倡取其形求其神

因而，我父親長大後才能遠離家鄉，進入杭州高等工業專科學校（現浙江大學的前身）紡織工程科求學，紡織工程內因為有紡織圖案的課程，引發了他酷愛美術的興趣。

杭州高等工業專科學校畢業後，他以公費到日本留學，進入日本東京國立美術學校深造，成為國人專修工藝圖案第一人。

染織圖案必須有嚴格的寫生基礎，通過寫生、觀察、分析、描繪出自然界花卉禽鳥的形態特徵，尋找本質的美，然後依據圖案的造型法則，加以取舍變化，取其形求其神。

他對寫生功夫非常認真，成績斐然，留學日本時跟同時留日的豐子愷經常一起做花鳥畫寫生，因此他早

期的工筆畫是從圖案與寫生著眼。

他從日本學成歸國後，一面教學、一面創業，專門繪製紡織品圖案，對於我國紡織圖案的改進與發展，貢獻很多，堪稱是我國早期實用美術的播種者，因而享有「圖案畫大師」的尊稱。

父親畢生從事藝術教育工作，四十年如一日、誠懇懇懇，諄諄教導，誨人不倦。生前曾先後任教於上海藝大、上海美專、廣州美專、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並且在抗戰最艱苦之時受命出任國立藝專校長。

除了教書之外，從他二十七歲開始，先後將研究心得出版，他的著作有「圖案ABC」、「圖案構成法」、「圖案第一集」、「中國陶瓷器圖案概觀」、「藝用人體解剖學」、「中國佛教美術與印度美術之關係」等，並撰文介紹西洋美術史、透視學及色彩學。

他不僅教學認真，人緣與道德修養更好，深得學生愛戴。記得他卅餘歲時，因為接受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的聘請，不得不離開廣州美術學校而回南京，竟然有二十多位學生因為捨不得離開這位好老師，便跟隨他來到南京繼續他們的學業。

父親時常對學生說：「大凡真正的藝術家，一定是感情比較真摯，感覺比較敏銳，觀察比較深刻，想像比較豐富，以這幾個條件來創作，自然會產生優美的藝術品。有人以為藝術家是最浪漫、不拘世俗，甚至以為非放蕩生活，不足以顯示其為藝術家的身份，我可不同意這種藉口，試看藝術家在創作的時候，一筆一劃，一字一句，都要苦心思索，甚至廢寢忘食，非達完美境界不終止。這種嚴肅的態度，是藝術家創作時應有的良知，如果失去了這些良知，也就不成其為藝術家了。」

父親對自己要求極嚴，終日裡除了研究教學外，非看即寫、非寫即畫。學生們常說：見其畫如見其人，使人肅然起敬，也感到無比親切。

父親藝術的卓越成就，在於他繼承了民族傳統的精華，使之推陳出新，古為今用。他的創作藝術性很高，同時更為大眾喜愛。我們欣賞他的作品，充分的體會到他的藝術思想和表現手法是深入生活的，是以自然為師的。

父親的修養，和做人的幽默風趣，在他的日常生活



中很自然地流露出來，當他從日本留學回國執教於杏壇時，動了蓄鬚留髮的念頭，從此一副圓圓的眼鏡，一襲布長衫，成了父親永久的特徵，也流露出藝術家獨特韻味。父親相貌溫文儒雅，身材矮小，但由於舉止言行十分厚重，令人尊敬與愛戴。

我的母親是個不識字的鄉間閨秀，當時正是五四運動之後，許多留學生都放棄了糟糠之妻，從日本帶回嬌艷的日本姑娘，而我父親並沒有因為教育程度的懸殊而遺棄家鄉髮妻，反而恩愛專屬、永生不渝。

至今，我仍珍藏著父親和母親小別所寫的一封老情書，不僅是父親摯情流露的墨寶，也遺留給子孫偉大的榜樣，讓我們知道夫妻之間永恒的愛是無形的，是偉大的。

淡泊名利菩薩心腸 非看即寫非寫即畫

父親的人生觀，如同他的名字，淡泊名利，一生為衆生服務，並有著一副菩薩心腸，他曾有一段戒殺吃齋的經歷。大約民國十四年，他從家裡去學校上課，遇到一車滿載待屠的豬，一聲聲叫得那麼淒慘，而那一雙雙求援的眼神，使他感到非常難受，心想殺生是

件多麼殘忍的事，頓時領悟到佛教戒殺的真諦，從此不吃葷，直到抗戰回家鄉餘姚，患了一場嚴重的傷寒症，為了恢復體力，以便前往重慶，遵照醫生的囑咐，才不得不開葷。

父親禮佛，並不迷信，對佛教的真理相當有研究，求學時代，他單名為「杰」，後來他自己改名為「之佛」，可見他對「佛」有頗深的緣份。記得父親曾對我們說「心即是佛」的名言，也就是勉勵我們由心底發出菩薩心腸，做好人，做好事，不虛偽，要真誠。當年我們的家，父親取名為「養真廬」，而現在我把自己的家取名「養真樓」，以示遵奉教誨。

我們兄弟姊妹五人，父親特別疼我，小時候走到那兒去玩都帶我去，學生來家裡畫畫，最喜歡畫我。等到我懂事後，由於弟弟妹妹年紀小，家裡環境並不寬裕，我就幫母親照顧父親。譬如父親生平最怕上理髮店，又不願長髮披到肩頭，於是在我讀初中，會對鏡自己修剪頭髮開始，我便成了父親專有的理髮師，直到離別大陸。

七七抗戰爆發，江南一帶相繼淪陷，父親擔心曾經留學日本，會被日人利用，終於帶著重病初癒的身子，和一家大小七、八口踏上渺茫的旅程，千辛萬苦奔向四川，追隨已遷校到重慶的中央大學。

當時四川雖是天府之國，但物資缺乏，尤其繪畫材料不易覓得，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他放棄圖案製作，從事工筆國畫。

因父親是由西洋畫而中國畫，所以他的畫特別重視寫實與色彩的運用。他的工筆花鳥有與眾不同的風格，獨樹一幟。佈局美，線條勻細而有勁，設色更是艷麗而不落俗套，使人產生「清」、「香」、「幽」之情懷。他繼承了我國傳統的技法，並重視自然界的觀察和寫生，而且把自己多年來在圖案上的造形、色彩的研究，運用到工筆畫上，賦予我國繪畫新的生命，表現繪畫動態意境，豐富了繪畫的思想與內容，創造自己獨特的清新典雅風格。

繼承我國傳統技法 重視自然觀察寫生

他反對在藝術上浮華取巧，主張在傳統基礎上痛下功夫，認為視、寫、摹、讀，是學習花鳥畫四個重要環節，缺一不可。首要「奪造化之妙」、「師法造化」，觀察寫生是也。二要「師法於人」，是讀書臨摹，兩者不可偏廢，作畫要如古人所云「感物而動」、「情即生焉」，達到情與景融合的境地。

在構圖上他也認為必須掌握對比調和、節奏均衡，所謂首尾一體，疏密虛實，位置得宜，則多不嫌滿，少不嫌疏，乃為構圖處理上之名言。色彩上做到「艷而不失之俗」、「淡而不失之枯」，用艷色時紅裝素裹，鮮明熱烈，和諧而不俗；用素色時清新瀟灑，雅而不薄，淡而雋永，強調對比調和的原則，是花鳥畫設色必須掌握的原則。

每一位畫家都期望自己的創作，能夠得到大眾的共鳴，並貢獻給所有愛好藝術者。民國廿一年到廿五年之間，父親費盡心思籌備一個別開生面的純圖案畫展。我們看他日以繼夜的努力，創作出一幅幅龐大的作品，正為他高興之際，無情的戰火毀滅了他一切的希望。當時父親內心的失望與痛苦，不是少不更事的我們所能了解的。至今父親籌備個展的許多傑作，不知散失何方。

抗戰舉家遷到重慶後，父親終於以沈痛的心情，化悲憤為力量，再接再厲，為藝術而藝術，有了創新的

工筆花鳥作品，繪畫上造詣更深。「皇天不負苦心人」、「有志者事竟成」，父親終於在民國廿九年，以工筆花鳥山水畫展出於重慶勵志社。

我還記得上下二層的會場，掛得滿滿的。那時的新聞傳播沒有現在進步，但會場裏每天人山人海，盛況空前。觀眾的那股喜悅之情、狂熱的愛好，使人久久不能忘懷，也使父親痛苦的心靈裏填上了無限的安慰，他的心血得到大眾的共鳴的代價。畫展結束的時刻，愛好者還遲遲不忍離去。而天色已暗，預備收捲畫作時，一羣素昧平生的觀眾匆匆趕到，懇求務必將作品再展示出來，讓他們觀賞購藏，父親不忍令他們失望，於是重新展畫供賞。

那是一次非常成功、非常轟動的花鳥畫展，父親以往「圖案畫大師」的美譽，又多了一項「工筆花鳥畫大師」的盛名。名利兼收之後，父親個人並沒有享受到，他後來把畫展賣畫所得的血汗錢完全奉獻給重慶國立藝專了，這種為教育犧牲的事，他從不跟人提起，也鮮為人知。

父親一輩子不願做官，也不善行政工作，完全是一介藝術家、畫家、學者、老師。當時教育部長陳立夫先生慕名敦請父親出任藝專校長，在立夫先生三顧茅廬之下，父親無法推卸人情包圍，只能接受幾乎沒有人肯承擔的艱苦任務。

那時正是抗戰末期，學校經費拮据，校舍難覓，好不容易在重慶沙坪壩對岸磐溪兩公里外的一個大宅院設校，交通非常不方便，全校的事務費，還不夠購買畫模特兒時生火取暖用的木炭。若干名教授不肯吃苦相助，父親不但自己掏腰包，賠上金錢，辛苦得幾乎連老命都賠上了。那時我已進入中央大學藝術系唸書，父親對我說：「辦藝專讓我真正體會到『患難見真情』這句古訓。」

抗戰勝利並未帶給我們多久的歡樂，不久共黨作亂，將我們分隔在兩個世界裏，難得偶而由海外親友處探聽到父親生活在鐵幕裏的一些情形，却無法消滅我對父親的懷念。

如今陰陽兩隔，子欲養而親不在，時光易逝，他離開人世迄今已匆匆二十週年，追思懷念之情，填塞胸臆，提筆記下二、三往事，以為感念。

——工筆花鳥畫大師陳之佛先生

Master of Exact Brushwork Flowers and Birds Painting, Mr Chen Zhi-fo(chih-fo)

Throughout the last 50 years, people of the art circle have been well acquainted with and admired an affable artist of medium height. Under the broad forehead of this artist was always a pair of black-rim eye glasses; he also wore woolly hair that was brushed backward, and a scanty but graceful beard: features that suggested the elegant bearing of a scholar and a modest and sincere character. The artist who had attained such great reverence is the eminent Chinese educator of fine arts, the famed exact brushwork flowers and birds painter, and the distinguished master of industrial arts, Mr Chen Zhi-fo.

Mr Chen was born at Hu-shan town of Yu-yao county (now Ci-xi county), Zhijiang on September 14, 1886, with the given name Shao-ben. He was called Zhi-fo in school, alias Jie, and was known as Xue-weng as well. Mr Chen was admitted to the textile department of Zhejiang Technical Institute at Hangzhou. Six years later, he won a government scholarship for studies in Japan. He then entered the industrial design department of Tokyo Arts School of Japan in 1919. He did exceedingly well in school; his works, which had been displayed in the industrial arts exhibitions held by Japan Arts Association and the Agricultural Department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were awarded prizes. After graduation in 1923, he returned to China to take up the post of Professor of Design in the Oriental Arts Institute of Shanghai and Shanghai Fine Arts University. He also established the Shang-mei Design Studio. In 1928, he became the Head of Design Department of Guangzhou Arts Institute. In 1930 he was a professor of Shanghai Arts Institute and was appointed Professor of Fine Arts of Nanjing Central University. During the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he went to Chongqing and became the principal of National Arts Institute. In 1946, he followed the move of Central University and returned to Nanjing. He was employ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as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Council and Commissioner of the fine arts section in August next year. In 1948, he was the Deputy Head of the Fine Arts Department of Central University. Since 1949, he had taken up the posts of Department Head and Professor of Nanjing University and Nanjing Normal College Deputy Principal of Nanjing Fine Arts College consecutive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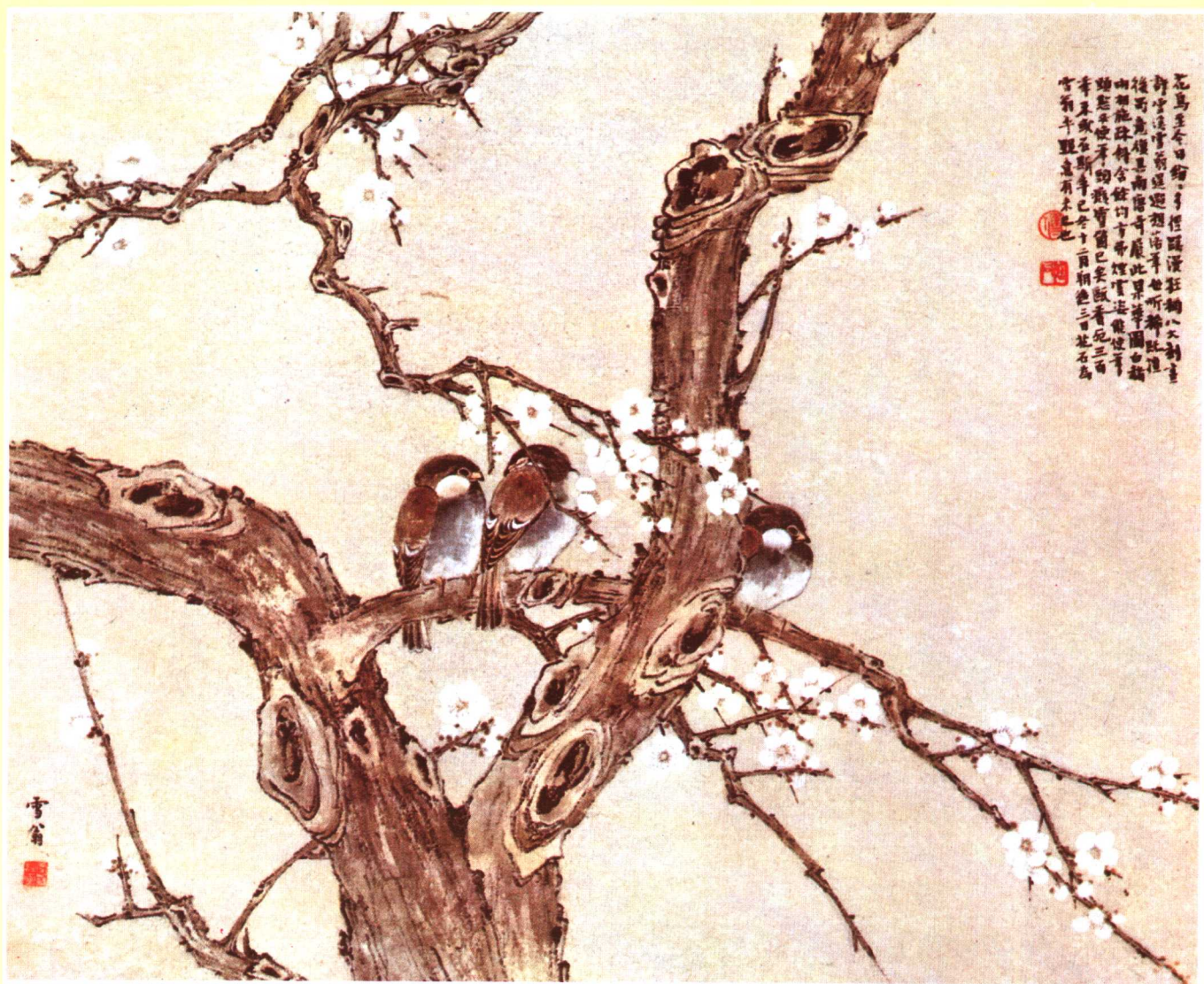
He was elected as executive member of the Chinese Artists' Association, executive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East China Branch of the Association, and Deputy Chairman of the Jiangsu Artists' Union. Mr Chen died from cerebral haemorrhage on January 15, 1962 at the age of 66. He had devoted all his life for fine arts education, cultivating quite a number of talented artists. He was also committed to the study of industrial arts and had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dustrial arts. Witnessing the plight of exact brushwork flowers and birds paintings, which were on the verge of demise since the 20s, he, with immense courage, squeezed time out of his crowded schedule for the study

of this genre. Owing to his broad range of knowledge and cultivation, and after many painstaking explorations, he turned out more than five hundred exact brushwork flowers and birds pictures within 26 years. In 1935, he held an exhibition for his new flower and bird works, which were marked for their serenity, freshness and subtlety. These beautiful scrolls, signed with name 'Xue-weng', had not only won the praises from cultural and arts circles, but also captivated the attention of his fellow artists.

During the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s invasion, Mr Chen had to endure the vicissitudes of a wandering life while fleeing with his family to Chongqing for refuge. Many of his works and drafts, for which he had spent years of efforts, were lost in this period. Although he suffered a great blow because of this, Mr Chen, with his extraordinary tenacity and stamina, restarted his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of exact brushwork flowers and birds pictures in the difficult times of national calamity and turmoil. His works exhibited in Chongqing ('Chen Zhi-fo's Chinese Paintings Exhibition', 1942) were rich in meaning, fresh in tone, original in style and touching in mood. As the famous scholars Pan Shu and Li Chang-zhi, have commented: 'The original style introduced (by Mr Chen) to flower painting ... is very stimulating. While many people still regard this genre as vulgar, we hope that Mr Chen would not be deterred and look forward to its full development by him. Artistic creation is an exploration, and an original style must be backed up by a strong will.' During the 50s, he had made enormous strides in the aspects of vision, composition and expression techniques. His monumental works in this period have reached a level that was never attained by other artists before, signifying a great step forward in Chinese exact brushwork flowers and birds painting. A relatively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demonstration of Mr Chen's inheritance of the tradition of exact brushwork flowers and birds painting, his original exploration and the magnificent accomplishments he have made could be seen in the 'Chen Zhi-fo Flowers and Birds Paintings Exhibition' held in Jiangsu Art Studio in July 1960, at which 80 works made by Mr Chen between the period 1943 to 1960 were displayed. A wide variety of lively flowers and birds figures, full of meticulous and enchanting details, have been delineated in these works, providing a superb aesthetic experience to the viewers.

Mr. Chen's original way of making exact brushwork flowers and birds paintings has exerted a remarkable influence and helped to cultivate quite a number of students and followers, breathing a new vitality into the withering flowers and birds genre. The fact that it was Mr Chen who, out of his sublim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or Chinese culture and his strong will, brought a new lease of life to the vanishing art of flowers and birds painting, in the times when the 'birds' were silent and the flowers withered, would never be forgotten. Hi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and artistic accomplishments are, indeed, everlasting!

香港收藏天地月刊提供



一、梅樹棲雀 New Year's Joys



二、雪裡野鴨
Wild Ducks in Snow



三、丹荔白鸚
 White Parrot
 Among White
 Lychee



四、桐蔭哺鷄
Feeding Chicks Among
Wu-t'ung Leaves

五、荷花蜻蜓 Dragonfly Among Lotus





六、瓜花紡織娘 Katidid among Melon Vines

七、老梅
Ancient Plum Tree

